

亮点直击

《风展红旗如画》：客家儿女的英雄赞歌

从《序》，到《红旗！红旗！》《军号！军号！》《湘江！湘江！》，再到《尾声》，《风展红旗如画》一共5个篇章，包含交响乐、合唱、舞蹈、情景表演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的巧妙融合，为观众生动呈现了90年前的那段时光里，发生在福建三明那片土地上的一幕幕。



钟玲

“风山哥，你说，这湘江水能流到捱们家吗？”“月亮照着的地方，一定有捱的家乡。”……

滚滚湘江，赤水一片。4月25日晚，北京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情景交响诗《风展红旗如画》在如雷掌声中落幕。但，那带着不同地域气息的悠扬歌声犹在耳边，而她与他、她们与他们的身影却与那片红色的天幕、那一面面飞扬的红旗一样，在脑海里越发清晰，越发伟岸。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也是一段动人的往事。

《风展红旗如画》是以支前、扩红、湘江战役等红色故事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以苏区故事和湘江战役为背景，讲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福建省三明苏区儿女为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福建三明。歌声，笑声，欢呼声。建宁的百姓与红军一起挖着莲塘。那一片热闹的场景中，还有客家阿姆与儿子张风山，他们从宁化来到建宁，只为看一眼毛泽东。他们只是一对平凡的母子，却都在为支援红军做着力所能及的事，在为支援前线贡献自己的力量。

风声，雨声，奔跑声。客家阿姆为躲避敌人的追捕，不停地在小城穿梭着、奔跑着，可惜势单力薄，不幸被俘。她不肯说出红军伤员的去向，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已是赤卫队员的张风山对此伤心不已，从那天起正式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枪声，炮声，波涛声。张风山所在的“绝命后卫师”为掩护中央纵队，在湘江边与十倍



之敌血战五天四夜，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失去父母的张风山，亦和那片土地上所有的客家儿女一样用热血书写他的忠诚，用生命践行了他的使命。

从《序》，到《红旗！红旗！》《军号！军号！》《湘江！湘江！》，再到《尾声》，《风展红旗如画》一共5个篇章，包含交响乐、合唱、舞蹈、情景表演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的巧妙融合，为观众生动呈现了90年前的那段时光里，发生在福建三明那片土地上的一幕幕。

短短60分钟的时间，人们却可以从中看到多年前三明百姓的真实生活图景——支前

时的忙碌碌，挖莲塘时的军民齐心协力，扩红时百姓踊跃参军，湘江战役时他们英勇奋战，视死如归的英雄风采。

也可以听到，“保卫苏区有责任，禾口淮土比参军，禾口扩红一千个，淮土一千多两人。”这一传唱至今的歌谣；毛泽东曾挥笔写下《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的豪迈诗篇……

激动人心的是那一首歌、一句诗、那人肺腑的是三明客家儿女荡气回肠的奋斗故事，是无私的付出、奉献，让他们在历史的丰

碑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雨幕下的小镇、水声滔滔的江边，随着不同风景的转换，舞台上的灯光也在不断地时明时灭。

不同篇章的顺序而出，是一个个角色的人生起伏，亦是家国的命运起落，三个重要篇章串起来的故事，一幕欢喜，一幕凄凉，一幕悲壮。

简短精悍的《风展红旗如画》中只有四个戏份重的角色，慈祥、勇敢的客家阿姆，淳朴、无畏的张风山，威严、和蔼的红军彭团长，稚嫩、奔放的卢长生。因为体量有限，剧中并没有太多的空间进行人物塑造，也没有太多细节对他们的内心进行深刻剖析，可是演员们对人物性格、气质的把握很精准，即使是浅淡的着墨，也令他们的形象一个个血肉丰满。

只有12岁的孤儿卢长生，“初生牛犊不怕虎”，小小年纪就有参加红军的志向，后如愿以偿成了红军号手。初见时一脸稚气，再见面时英姿勃发。

由男高音歌唱家王伟饰演的张风山，从出场时候的农家子弟，到赤卫队长，再到后来的红军战士，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伴随着成长脚步，他的形象也不断变化着——支前时的那个莽撞少年，经历了母亲离世的悲痛、愤慨，瞬间成长、成熟，而后，他是沉稳的，也是坚毅的、英勇的、无畏的。

剧中最令人感动的角色，是童桂贤饰演的客家阿姆。丈夫去世，自强不息的阿姆与张风山相依为命。红旗漫卷三明时，她发动群众，组织生产，努力完成“千担纸”“万担粮”“十万双草鞋”送前方的后勤任务，那时的她开朗大方、斗志昂扬；从容赴死时，她爱憎分明、坚韧不拔、宁死不屈。

他们，只是缩影。张风山、卢长生的背后，是无数参加红军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三明客家儿女；客家阿姆的背后，是一个个满腔赤诚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的三明苏区妇女……

生动的故事，丰富的人物，优美的音乐，悲壮的旋律，《风展红旗如画》不过短短的篇幅，却带着人们重温了一段红色历史，认识了那片古老的土地，熟悉了那里生活过的一群可爱的人。

不仅仅有如如火如荼的支前、参军图景，残酷、激烈的战争画面，在《风展红旗如画》这部红色剧目中，还有一些温暖人心的细节：张风山与卢长生，在湘江河畔，思念着他们的故乡。张风山的一曲高歌回答了卢长生的疑问，也倾诉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旷达胸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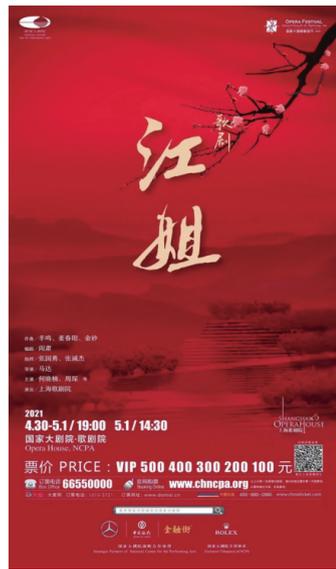
那是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愿望，谁不想再回到故乡呢？谁不想再闻到故乡泥土的芬芳？

在《风展红旗如画》结束最后一幕时，舞台的银幕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名字，那是牺牲了的三明客家儿女的名字，尾部三个醒目的大字触目惊心，那便是无名氏。

时光已不复，可是，人们会铭记的，那些革命英雄的名字，人们也会铭记的，那片红色的土地。

我也不会忘记的，这一曲客家儿女的英雄赞歌。

资讯



上海歌剧院新版《江姐》亮相北京

4月30日至5月1日，上海歌剧院的新版歌剧《江姐》将亮相北京登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本轮演出由指挥家张国勇、张诚杰轮流执棒，由第六代“江姐”、两位“85后”青年歌唱家何晓楠、周琛挑大梁。

诞生于1964年的红色经典歌剧《江姐》是中国民族歌剧史上的一座丰碑，至今久演不衰。作为上海歌剧院的保留剧目，《江姐》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登舞台、进校园、进社区，在500余场演出中，培养了任桂珍、唐群、陈海燕、江海燕、黄蕾蕾等历代“江姐”。入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剧目展演季”的新版民族歌剧《江姐》，在2000年世纪经典版本的基础上，坚持守正创新，突出海派风格。

上海歌剧院青年导演马达，青年设计师朱嘉君、刘沈辉，以素描手笔、版画风格的舞美设计，基于历史亦融入当下审美的人物造型，更贴近现代生活、避免标签化的程式动作，让这部歌剧历久弥新，从当代的角度来讲述“那时”的故事。除了延续和传承经典，年轻的主创导演团队还以全新视角对其进行新的诠释，赋予了“江姐”新的生命力。

本轮的演出阵容中，不仅“江姐”年轻，其他重要角色亦有许多“80后”“90后”，他们以当代视角塑造角色，为红色经典带来青春气息。

(钟玲)

第七届北京演艺集团五月演出季开幕



阔别一年，第七届北京演艺集团五月演出季将于2021年4月30日正式回归，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盛大启幕。

演出季以戏曲专场拉开帷幕，著名导演孔志担任晚会总导演，北京京剧院、中国评剧院、北方昆曲剧院、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和北京市曲剧院五大专业院团联手打造，精选各家院团久演不衰的经典剧目，展示建党百年以来北京市属院团艺术传承发展创新的成果。

《智取威虎山》《坐宫》《红娘》《咏梅》唱出京剧之大美，《花为媒》《春香传》《母亲》演出评剧之韵味，昆曲《红楼梦》演绎曼妙昆韵，河北梆子《自从来了共产党》讴歌党的光辉业绩，北京曲剧《须弥沟》《黄叶红楼》《旗》演出文化经典……一方水土一方戏，一方舞台无限情，在开幕演出当晚，观众将在一台戏中看尽五大剧种经典段落，领略中国戏曲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

此外，“再唱山歌给党听”之歌专场、朗诵专场与国乐专场也将分别于5月23日、5月25日、6月19日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与北京音乐厅上演，通过多种艺术表达形式，带领观众走进历史，读懂英雄，听懂时代。

本届演出季历时54天，9部精品剧目，4台系列主题演出，23场演出轮番上演，杂技、戏曲、舞剧、儿童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竞相登台，演出将持续至6月19日结束。(起司)

文化观澜

假如到泰安之前不是刚好读完黄德海先生的《世间文章》，我想李斯碑也不会在我心头叩击出如此动静，且回声悠长不去。

只有岁月能帮助我记住李斯碑

是厚戟门、铜亭、天阙殿、扶桑石、阁老池、仁安门、东御座、汉柏院、宣和碑、配天门、正阳门——似乎也无出同类庙宇之右处。然而，看过汉柏院后移步到东御座，哪怕岱庙就此“收官”，我都已经感受到心被它揪紧了。

揪疼我的，就是又名李斯碑的秦朝泰山石刻。这座先立于岱顶仙女池，后被移入碧霞祠，经历大火、暴雨后被安放进岱庙的石碑，形制似方非方，四面不等，材质坚硬……我不是碑刻的深度爱好者，所以，不会去在意形制、材质等碑刻的外观。甚至，假如到泰安之前不是刚好读完黄德海先生的《世间文章》，我想李斯碑也不会在我心头叩击出如此动静，且回声悠长不去。

依照作者在后记里所言，《世间文章》都是其一不小心思维发散开去而结成的果实。作者的自况，恐怕不虛，《世间文章》总共收录了9篇正文和3个附录。搁下3个附录暂且不论，以试读《檀弓》起始的9篇正文，倒有4篇的副标题为“读李斯”，正题分别是“布衣驰骛，时哉时哉”“物禁太盛，税驾何处”“拂世磨俗，立其所欲”和“东门逐兔，其可得乎”。分别取自《史记》《论语》《汉书》等典籍的句子，被作者细心拈来用作“读李斯”系列文章的标题，在我看来是准确而又同情地概述了李斯一生的得与失。

因为李斯的成名作《谏逐客令》，还是因为李斯被腰斩前面对二儿子发出过“黄犬叹”？除司马迁的《史记·李斯列传》，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文人骚客或文或诗地评说过李斯、唏嘘过李斯、感怀过李斯，到今天，黄德海再“读李斯”，还能读出个不一样的李

斯来吗？读《世间文章》，先让我获益的是黄德海的读书方法。

《布衣驰骛，时哉时哉——读李斯之一》中，如我读过的那些以李斯为主角的诗文一样，作者稳扎稳打地陈述了李斯是如何从一个郡小吏终成一代名相的。不过，在大多数关于李斯的文章诗词止步之处，作者“不依不饶”起来：“一个人从小吏到宰相，怎样认知自己的胸襟格局，怎样面对几何级增长的信息量，怎样消化因自我决断引发的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反应，不都是问题吗，哪里就容易一蹴而就了？这里是不是暗藏着什么我们平常习而不见的秘密机关？”为了回答自己的诘问，作者兴奋而又勤奋地在书堆里爬梳，从金克木到王闿运，从哥德尔到福尔克、魏德曼，从鲁迅到徐梵澄，从宫崎市定到列奥·施特劳斯……经过一番书山筑路，黄德海笔下的李斯，与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的李斯，未必有多大差异，但是，黄德海为求证自己的读书心得而广征博引的读书方法，却警示我：很多时候所谓的盖棺论定，多为懒惰之人自己寻找的捷径。

被岱庙珍爱地摆放在东御座的李斯碑，原铭文总共144字，颂扬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谁都以为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会万古长存，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碑上的刻辞早已一字不存。我们能识读的，是秦二世胡亥的诏书——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胡亥仿效其父封禅泰山，嗣后命李斯撰文以记之。总共79字的秦二世诏书被加刻在了秦始皇刻石亦即李斯碑的背面，秦二世想以此法确

保自己永垂不朽，然而，速死在皇位上的胡亥，连他以为在父亲的余荫下能长留于世的诏书，也只剩下了十个字，其中“臣去疾臣请矣臣”七字完整，“斯味死”三字残泐。

而以一篇《谏逐客令》为始皇帝赏识从而权重一时的李斯，更是富贵过一代，73岁那年“具狱五刑，论腰斩于咸阳市。”追随荀子学成之后，相信自己的未来不在楚国而在正万象更新的秦国，便不顾众人劝阻毅然来到秦国。得到秦始皇的信任，尤其是助力秦始皇在秦国完成了“车同轨书同文”后，伴随李斯由郡小吏升至丞相那一路上的才华和气度，也似乎消失殆尽，黄德海认为，直到临刑前“绝境中的李斯仿佛恢复了丢失已久的才华和气度”。“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兔免，岂可得乎”，李斯死前的“黄犬叹”读来确实让人觉得李斯的才华和气度扑面而来，然而，我以为那样的才华和气度就从来不曾离开李斯而去，只是，为保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李斯将才华和气度掩藏了起来，这其中“不得不”和“有意为之”又互相掺杂，使得我们今天站在岱庙的李斯碑前祭奠李斯时，个中滋味真是一言难尽。

我们从厚戟门开始的岱庙游，应该以走出正阳门结束。当同游者站在正阳门的城楼上试图将自己和“岱庙”二字同框时，我突然想回到李斯碑前再站一站，便悄悄下了城楼直奔碑刻而去。

再度站在李斯碑前，因为沙尘暴而蒙尘的夕阳正艰难地透过岱庙茂盛的植物投射在李斯碑上，悲怆的情绪瞬间逼出了我的眼泪。

吴玫

早晨还在家门口的羽毛球馆挥汗如雨，下午两点多已经入住紧邻岱庙的御座宾馆。动车的速度让我情不自禁地陷入回忆：30多年前第一次来泰安爬泰山时是怎么从上海折腾过来的？然而，记忆全无，只记得我们当年从红门开始攀登，到泰山顶上已是满天星斗。裹着租来的棉大衣我们在大通铺将就了一晚，天不亮就被嘈杂的洗漱声吵醒，也就没有错过日出。

这一次在房间稍事休息后，我们一行去岱庙游览。走出宾馆的院子往左一拐，就是树木繁茂的岱庙广场。走到岱庙北门一回身，广场中轴线的那一端，就是巍峨的泰山。与泰山关系如此紧密的岱庙，在来过泰山的人的记忆里竟然一片空白，为什么？从岱庙的北门进入岱庙，游览路线大致

